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參加香港英語培靈會。那時我做基督徒已有五年。在該月最後的一個星期五晚上，講員莊道理博士(Dr. Torrey Johnson)勸我們要「清理與神之間的賬」。我走到台前，一位輔導員助我向神認罪。當我要離開教堂之時，莊博士正簡短地祈禱，求主使這男孩子將來做宣教士。當晚我睡不着。清晨五時，我把自己獻給主，願意一生做福音的事工。那是十五年前的事。

一九八〇年五月卅日，是一個溫暖的星期五，我們一家人驅車駛過「荷蘭隧道」進入紐約市，已是晚上十時卅分過後。我們曾多次經過這隧道，對紐約市並不陌生。但這一次，我們並不是以遊客的身分到這渾號「大蘋果」的地方；也不是來找朋友或領聚會，而是來做住客，要定居下來。我們生命中第一次的「全時間」事奉從此開始。

本文就是要與讀者分享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〇年之間所發生的事。我盡可能坦誠而簡短。我學到很多功課，到過很多地方、接觸及認識很多人和機構，而現在還在學習。透過這些不少是失敗而絕非「成功」的經歷，使我更知道何謂為主而活。若下面的話聽來很主觀執着，是因為出於個人的經驗。倘若聽來像是在論斷，讓那審判臨到筆者而非讀者。我想藉個人經歷指出若干原則，希望對已獻身事主的弟兄或姊妹有幫助。這是一條多麼美好的天路歷程。

我蒙召後不久，全家就移民美國。我在美國念了三年中學，又讀了三年大學。在這期間，我漸漸放棄做宣教士的浪漫夢想，而開始明白「時代的挑戰」。

在港時，我有一位心腹之交，是主內的弟兄。青年團契聚會完後，我們總愛在星光下談心。我們會向對方說：「我們應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然後另一方會應和說：「對，我們實在應該去。」

回想起來，那幾乎是滑稽的。雖然是出自一顆對主和對失喪的人純真的愛心，但也是原於對「外面的世界」一種浪漫的、不切實際的認識。這種超現實的浪漫思想可溯自亞洲的基督徒圈子，而我就是受這種環境影響最深者之一。或許我當時太年輕，不明白「外界」那世俗社會的複雜吧。

直至我到了美國，踏上中學和大學，才開始體會世上有兩個國度在爭戰着——光明的國度和黑暗的國度。那是「聖經爭奪戰」(battle for the Bible)。一個基督徒固需在非基督徒面前活出基督徒的樣式堂堂正正的做人，但在準備事奉的時候，最重要的

是接受神話語的權柄，並渴慕深入地研讀它。因此我建議：

### 一、服膺在聖經的權威之下，並矢志要深入的研讀。

這種委身的心志引我到神學院，因為我明白到所謂事奉就是作神話語的執事。事奉的內涵就是神的話。我後來也相信，聖經中所蘊藏的教義系統，是可以以治學的方法去闡釋的。因此，今天為神傳遞信息的人，需要有神學上的技巧，去解釋和維護聖經。換做另一個時代或另一個社會，這或許不需要。但在八十年代(最少在華人當中)一個落實的神學基礎是必須的。(讓我建議你的目標最少是要在一間有分量的福音信仰的神學院中攻讀道學碩士或同等學歷。)

在大學和神學院期間，我參加各種不同的「課外活動」。很多次我把所有的課外活動列出來，總有十數項之多。然後我要刪掉一些——放棄一項也很痛苦啊！但我開始學習說「不」的藝術。後來我認識到：

### 二、不是所有的課外活動都直接有助於我的成長。有些的確很有益處；有些只是皮毛的或只可能有益的，但「現在」不是參加的時機；有些根本就有害無益。

一九七一年夏天，王永信牧師建議我用兩個月的時間在基層性的教會工作中吸收第一手的經驗。我訪問菲律賓一間具有領導地位的華人教會，認識當中各種不同的聖工。此後我一直為那一次的經歷感謝神。第一、它讓我親身接觸一個我完全不熟識的文化。其次，它開拓我的視野，使我看見一間地方教會可以展開那麼多的聖工。我回家後，心理上已準備好開始神學院第一個學期的學習。我除了為那個暑假感謝神之外，也不忘王牧師在當年一月所說的：

### 三、在「基層」的聖工中吸收第一手經驗是很重要的。

我在威思敏士德神學院唸了五年。所學習到最重要的功課可以說是如何強烈的投入一間教會——能是聽話者，或全全效忠於耶穌基督的器皿，那有形的教會。教會不是意外產生的，它是神有目的地呼召在一起的子民的結合。具體而言，意思是說：

### 四、強烈地投入一間地方性的教會，是準備及投身全時間事奉的首要條件。

我甚至敢說，每一個回應神的呼召的基督徒應首先尋求主的旨意是否要他(或她)在教會中事奉。



其罪魁禍首。回顧起來，在每個個案中我都本意良好。但有另一個原則是與此有關的：

### 九、我的事奉對教會的和平、和諧和合一作出何種程度的貢獻？或作出何種程度的破壞？

換言之，真理並不是一切；還有一種東西叫做愛。如何兩者都活出來才是挑戰。（參薛華著「眾目睽睽下的今世教會」一書。）

與此尤關的是，在生命中某一階段裏，我們必須考慮到投身於一個團隊事奉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人事奉。獨腳戲（「一腳踢」）的時代已過，且是老生常談了。某知己及屬靈長者曾對我說：「若你環顧四週，試圖在華人中找出一對共同和諧地同工達十年以上的傳道人，你可找到一對或兩對——但卻不多！」試想想：

### 十、神的旨意是否要我參與團隊的事奉？若是，我應怎樣妥為預備？

由於我只有一敗塗地的記錄，實在沒有資格談這一點。但能持久地實行和諧的團隊事奉，是多麼大的挑戰。這豈不是主耶穌的福音的要義嗎？「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多年以來，我在「福音派的圈子」內飄浮。雖然我因領受水禮而屬某宗派，但迄今仍未完全認同這教會。我曾參予的差傳會議、夏令會、通訊員、通訊錄之編製、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等大部分是宗派間的事工。但當我開始考慮畢業後的去就時，卻碰到不少問題。我向各種宗派的教會致函應徵——長老會、浸信會、獨立教會、宣道會等。此外，亦曾考慮非教會性的事奉：神學教育、學生工作、福音機構等。在重重困惑中，我深深發現：

### 十一、早晚我必須堅定主意，然後按照我所隸屬的宗派而工作。

同時應徵長老宗、浸禮宗及獨立教會，是矛盾不一致的。不同的宗派乃代表對教會應有的架構不同的闡釋。它們對水禮有不同的解釋。我怎能安於一切的解釋？故此，我開始依據我對教義（改革宗的）與體系（長老會的）的理解而作事。我開始基於以上信念而婉拒其他宗派的邀請。我相信在我所拒絕的機會中，有一個是最令人興奮的機會：一羣在近郊具奉獻心志、思想穎睿、事業成功而又生活富裕的基督徒，正豫備向第二代的美籍華人傳福音。啊！多大的挑戰！多先進的福音事工！然而，我卻另有

選擇，且極感安然。

我不希望每位弟兄和姊妹都要經過這個尋覓「宗派身分」的痛苦。但這過程是必須的，對我們靈命的長進也極具助力（雖然有人謠傳相反的效果）。我知道這樣說會招來詬難，但我認為在這方面不得不如此實際。

另有一事我感到必須提出。這些年來我認識一些聖經見解與我不同的福音派主內肢體，並學會深深的欣賞他們，我所指的乃是那些基要福音派中不屬改革宗傳統的同道。我明白到：

### 十二、我必須學習如何與教義觀點不同的人相處、相愛並欣賞他們。

這一句話我要說明一點：我的分界線是聖經無誤的教義。與福音派的信徒合作和與非福音派的信徒合作是截然不同的兩樁事情，但我們也當對後者表示友善及和好。

我今年才開始第一個「全時間」事奉，那是栽植教會的工作。開始這工作後，才發覺它極具挑戰性。原因主要有一個：在過去我大部分「事奉的時間」是週旋於基督徒之間，在基督教的建築物內協助信徒長進。我甚少接觸對福音漠不關心或對真理一竅不通的非信徒。但當我開始和更多的非信徒及沒有教會背景的信徒交往時，便省悟到我必須改變往常與他人交接時所據之喜好，連詞彙口腦也須更調。總言之：

### 十三、我們絕不能將自己捆囚在教堂之四壁內，與外界絕緣，以致非信徒視我們為「異類」的地步。

向外佈道能使信徒經常保持敏銳的觸覺，我們該當為此感謝神！

可以分享的還有很多，我願以此結束：我體會到神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在不同的階段會讓我們學習不同的功課，而這些功課是在不同的情況及處境中發生。每一個過程都是神策劃的，目的是使我們長得肖乎基督。我們必須個別反鞠自問：

### 十四、在我生命的現階段中，面臨甚麼挑戰？我是否正朝着這些挑戰所指示的方向邁進？至終，我是否在個性和生命上活出真的自己？

歸根結底，這樣的生命才有價值，事奉是從生命而來。願我們在神面前皆被看為忠心、滿有喜樂與長進。

林慈信著 編輯室摘譯

作者為美國長老會同工，現於紐約市坤絲區擔任開荒工作。

廿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電視已成為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擁有電視機，每天晚上坐在電視機前打發時間的人，也往往超過當地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許多廣告都擠在所謂「黃金時間」，目的是趁最多人在收看電視時推銷產品。

電視所產生鉅大且深遠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其實主要原因是與它的製作有極大的關係。換句話說，電視製作的成功，產生了電視的成就。本文所談有關電視製作，並不在其世俗的價值標準和潮流方面，而在其製作方

針、策略與精神方面。

生活在今天的教牧人員，必須好好從電視製作，學習應有的功課和工作原則，使我們能更有效地為神事奉：

### 一、羣策羣力，分工合作

前些年香港一電視台中的某「強人」曾說過：電視節目的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努力辛勞的成果，它必定是集體創作的結晶。真的，從搜集資料、編劇、演員、導演、宣傳，甚至到燈光、外景、佈置等等的工作人員，必須是羣策羣力，分工合作，事情才能做好。

今天教牧工作也必須應用這原則，盡量發揮「羣衆力量」，務使事奉人人有份，每一信徒都貢獻其力量（金錢、時間、精神、

心思……）和恩賜。因為神並不單單拯救你、我這些個體，乃是整體的教會。這也是新約聖經中所顯示「信徒皆祭司，人人皆事奉」的真理。

### 二、多類工作，適應要求

電視製作絕不可能全部節目都是同一類型，或只適合某一階層的人士收看。它必須顧及每一年紀的需要。因此它會製作兒童節目、婦女茶座、青少年歌舞、成人戲劇、知識份子的專題評論、社會人士的經濟行情等不同類型的節目，目的乃適應需求。

教牧工作當然有其獨特屬靈的本質，絕不應單為了人的興趣和要求而隨潮流去做。但恐怕今天華人教會大部份只停留在過去的傳統習慣中，忽略了時代的體